《清明上河图密码》：传奇中见风华

■本报记者 王彦

汴河虹桥，桥上摩肩接踵；往下望去，一艘大船正欲穿过桥洞，可桅杆过高，船工们奋力降桅杆的、用长篙抵桥身的、用力划桨试图调整船行方向的，好一派忙碌，引得岸边人、桥上人纷纷驻足观望。人间熙攘，车水马龙，宋代画师张择端将此场景定格在了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

最新热播的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就从名画里的名场面开始，以赵不尤、温悦一家人的生活作为切入点，用悬疑打开历史，借文化浸润推理故事。该剧改编自冶文彪同名系列小说，讲述了北宋年间赵不尤一家人屡破奇案，守护东京城百姓平安的传奇故事，正在CCTV-8和优酷等播出，明起还将登陆江苏和浙江两大卫视。剧集设定悬疑探案，但不囿于单元式结构推进，而是巧借名画的手卷样式，在卷收与展放之间远探往昔、近看端倪。酒肆楼阁、勾栏瓦舍、舟船车轿，随着有宋一朝的风情画卷在一桩桩奇案里慢慢展开，剧中展现的宋代服饰、美食、娱乐、市井生活乃至人物草蛇灰线的命运感，引观众入卷。

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俊看来，盛世气象和灵诡交织是故事的双重底色，创作者力求以《清明上河图》的当代实景还原、对宋朝汴河生活的考据，结合现代视听科技，于传奇故事里尽显宋韵风华，不失为一次古装剧的创新表达。

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从名画里的名场面开始，用悬疑打开历史，借文化浸润推理故事。图为该剧剧照。

为“一瞬间的市井烟火”造一座城

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的主角是生活在宋朝东京城雀儿巷的小吏赵不尤一家，意外卷入轰动四方的奇案之后，性格迥异的一家人先后踏上解谜之路。

这部古装探案大剧的新奇创意是让千年古画在剧中复活，引观众“入画探案”。镜头里风俗画般的故事场景、船过虹桥急收桅杆的名场面都是按《清明上河图》原画进行复刻，就连原画中汴河虹桥上骑马、坐轿两拨人狭路相逢、互不相让的细节，也被放大到剧情中。

让《清明上河图》从二维到荧屏上的三维，该剧监制、总编剧汪启楠说，起点是剧集主创团队想要拍“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像当年张择端泼墨挥毫，散点透视描摹的那样，“拍出‘一瞬间的市井烟火’，那是《清明上河图》原画之魂，也是小说之魂”。

为了复刻千年前的烟火，导演杨帆带着团队对剧中的主要场景做实景还原。大半年时间，阿里和昆山当地合作，在周庄为一部剧造一座城。在这座146亩的“东京城”里，虹桥、漕船、摊档到主城区的房屋，悉数按照《清明上河图》所绘尽可能还原，就连河道走向与画中保持一致。大到奢华宴会、小到家庭门洞，每个场景细节都不存在“虚焦”。

创作者把视角从帝王将相身上挪开，观众由此走近百姓视角的宋朝百态，跟着剧中人进入“瓦子”，去看一看孔明灯、皮影戏、木偶戏等大众熟悉的传统文化，也领略一番血社火、药发傀儡、目连戏、打铁花、傩戏等非遗传承，及至《骷髅幻戏图》《眼药酸》等如今只见于历史记载或名画的表演节目。

有意思的是，每集片尾还设计了“宋潮小百科”环节，详解宋朝文化、经济、建筑、生活等知识。总制片人张元欢说，所谓“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这既是对剧集内容的扩充，也希望以寓教于乐的呈现手法，让观众对宋朝市井文化有更具实感的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是我们透过屏幕思接千载，与古人建立连接的文化自信。”

用一家人的命运写一座城

为剧造城，拍剧的人造“基建”，目的是在可信的场景里塑造可信的人。剧中有个细节。画师张择端说，他画过了名山大川，画过皇城巍峨，却不知为何越发感觉困顿。赵不尤回他，画中缺少了一样东西——魂，“人才是魂”。“人”不仅是张择端绘就传世名画的魂，何尝不是《清明上河图密码》剧集的内核。

开篇第一案，张颂文饰演的赵不尤是个唯唯诺诺的良善小吏，身负大才却只想过平凡的烟火日子。妻子温悦在东京城内经营伞铺，因遭欺凌在清明夜手刃恶官。赵不尤撞见这一幕，机智抛尸躲过追查，而妻子杀人手法之娴熟也令他后背发凉。此时京中发生十余人离奇丧命的梅船案，作案手法与15年前的旧案极为相似，种种迹象牵出温悦年幼时被诱拐做水匪的前尘往事。

随后，剧集从奇案“高能”进入生活常态的群像塑造。赵家大哥记忆力超群，凭着大理寺贴书吏的任职履历，宛如“行走的卷宗档案”，胸中自有丘壑。张颂文演人到中年小人物，观众并不陌生，但这一回的赵不尤其实大智若愚。演员把机锋藏在了低眉顺眼的日常背后，演出了赵不尤人前不争不抢不出头，其实洞察一切，暗里为家人、为正义搅弄风云的反差。大嫂温悦身手不凡，干脆爽气的女性形象素来是白百何的安全区。一根筋的小弟是物理化学样样精通的学霸，小妹则是胆大心细的法医女汉子，青年演员演来，也都恰如其分。赵家老爹看似有些糊涂，可能也是深藏不露的厉害角色。全家人各怀绝技，断案、武功、技侦、法医等各式探案元素齐备，形成了面貌清奇的家庭探案群像。这一家人操心好房子太贵，操心柴米油盐都城不易居，凑银钱、找工作，普通人的民生诉求，是奇案主线下的情感脉络。

跟随赵家人探案脚步，他们的所见渐渐铺展成更多人的命运：周一围长于“眼技”，他饰演的顾震自有一番内心纠结挣扎，但最终，明知官场利益取向、依旧掷地有声“我来查”，求为他视若兄长之人洗清污名，更为了让颠倒黑白的假面现出真实的苍生图景。小报衙探宋齐愈对那少年说：“也许以后，能帮到更多像你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赵不尤查案起初只是被动卷入，是背锅丢职后谋差事，但后续渐渐走向“不贵千金贵是非”……凡此种种，构建起了“奇诡为皮、民生为骨”的里外两层，诡案落点不在“大人物们的传奇”，而是升斗小民的朴素诉求。

历史上的张择端生活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北宋末年，《清明上河图》画尽汴河上下十里繁华，其背后藏着种种隐忧，这也是剧集《清明上河图密码》中串联历史众生相的故事暗线，盛世的两面在一个个奇情诡案里渐渐凸显。

汪启楠说：“看似我们带着观众穿越到1000年以前，去看宋朝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实则跨越千年，你会发现生活的本质没变，主角身上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的乐观、坚韧没有变，这是中国人身上的精神内核。”何为《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密码”？小说里对赵不尤有一句人物判词“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千年后，“普通人心愿未变，修身齐家的家国情怀，烟火气映照古今”。

首届长三角地区『多学科视野下的艺术理论』青年学术论坛在沪举行

数智时代艺术理论如何对话当下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数智时代，新兴艺术形态与审美观念的挑战迭起，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审美精髓，促进艺术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与艺术的对话？昨日，首届长三角地区“多学科视野下的艺术理论”青年学术论坛在沪举行。

此次论坛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策划主办，为青年学者搭建起艺术理论交流互鉴的学术平台及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长效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的20余所国内知名高校50余位青年学者汇聚此次论坛，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艺术理论“新生代”力量围绕艺术发展中涌现的“新问题”，共同探索多学科视野下的艺术发展前景，展现了一场思维碰撞与智慧交融的学术盛宴。

随着艺术与其他领域之间的互动加深以及艺术内部各种形态的交叉融合，艺术逐渐打破传统学科划分，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和丰富的方向发展。青年学者们对学科交叉背景下的艺术的讨论既体现为文化批判理论与戏剧、设计、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为艺术本体论与符号学之间的反思关系，还体现为艺术与革命、情感、身体、社会秩序、媒介等各个方向的互动。与会青年学者认为，未来的艺术理论研究，应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艺术感知搭建起艺术与各个维度的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打开未来艺术发展的可能性思路。

新技术对人类世界影响巨大，艺术领域也不例外。从简单的模拟到以假乱真，AI艺术的自生成能力越来越强。人工智能在绘画、电影、声音艺术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在引发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对艺术审美、情感表达模式、人类主体性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数智时代的艺术因具有数字技术依赖性、交互性、具身性等特质，利用最新媒介扩展开发了人的感官和身体潜能，从感官认知的角度转变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改变着艺术的创造和审美体验模式，这种现象对既往艺术理论的许多基本命题发出了新的挑战。认识和考察由新技术带来的新命题，是艺术理论应对这份挑战、保持和确认艺术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

与会学者认为，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艺术的边界被不断拓宽，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样。立足当下，我们必须从文化根源上去探索艺术的本质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找到艺术回应时代需求、引领时代脉搏、响应时代精神的独特方式。在这股创新洪流中，传统的回响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文化现象的参照系，更是激发新创意、新表达的灵感源泉。以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技法、美学理念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经过现代视角的重新诠释，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强调，西方经典美学与当代艺术理论对于艺术本质性问题的深刻讨论，也是全球化视野下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只有多多探索基于当下艺术实践对经典理论问题的重思，才能促使理论自身回应现实的力量生长起来。

《魔法坏女巫》是《绿野仙踪》的“还魂记”

片场·视线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魔法坏女巫》是成功的，它创造了音乐剧改编电影的最高首周末票房，上一部能在电影市场掀起风暴的百老汇改编要追溯到1978年的《油脂》。这电影又不够成功，它得到了北美和欧洲评论界的认可，可是人们揶揄它的2小时40分钟的片长：“电影用了音乐剧全剧的时长，结果只拍了第一幕？”有评论家调侃，感觉自己看了半场演出，在幕间休息时被赶出剧院。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改编自小说《魔法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一生》，小说是对美国家喻户晓的童话《绿野仙踪》的解构。电影《魔法坏女巫》的制作方环球电影公司很早买下小说的改编版权，在音乐剧之前就启动电影改编计划，然而音乐剧先一步取得巨大商业成功，打断了电影改编的节奏并延迟多年。电影《魔法坏女巫》不是把一部长红的音乐剧迁移到大银幕，它能突破《悲惨世界》和《猫》这些音乐剧杰作没能幸免的“电影版失败魔咒”，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太忠实于音乐剧，电影大胆脱离百老汇深入人心的舞台意象，把音乐剧、原作小说和作为起源的童话《绿野仙踪》以及1939年的老电影，共同作为素材，在低幼的情节里创造缤纷的银幕奇观。

这不是音乐剧粉丝了解的舞台剧了

格雷戈里·马奎尔的小说《魔法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一生》出版于1995年，作者颠覆式地想象了《绿野仙踪》里的“恶人”西方坏女巫被误解的一生，她先是因为拥有特殊的绿皮肤被排斥，之后因为识破奥兹国魔法师的谎言而被权力的话语污名化，捍卫被欺凌的弱者，并且反抗权威的“坏女巫”艾芙芭，是带着“反英雄”色彩的边缘人。这部小说看起来是重述经典的非主流，但延续着美国主流文化反复探讨的主题，为边缘人物正名，包容差异，允许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这也是好莱坞A类大制作反复使用的万金油主题，所以环球电影公司在千禧年前后就着手改编这部小说。只是歌舞片的计划先落地成音乐剧，《魔法坏女巫》于2003年10月在百老汇首演，这并不是它的首秀，真正意义的首演是5个月前在旧金山卡伦剧院。当年24岁的亚裔青年朱浩伟作为群演参与了在旧金山的两场试演，小伙子没想到20年后他将执导同名电影。

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出版于1900年，女孩多萝西在奥兹国的历险和返乡，涵盖了20世纪美国流行文化的主题：在路上的自由，变成“更好的自己”，警惕权力及其谎言，以及冒险的尽头是回家。马奎尔的小说试图让童话的种子生长出政治表达，但这部分内容在音乐剧里被过滤了，音乐剧重拾《绿野仙踪》的童话气质，以西方女巫的身份重演多萝西的经历，看似平凡的女孩在陌生的地方爆发了她未知的潜力，识破权威的谎言，最终和家人团圆。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的成功，得益于词曲作者斯蒂芬·施瓦茨写出《没人同情坏女巫》《受欢迎》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输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意象——大大小小相互嵌合的齿轮包围了舞台，象征魔法师把奥兹国变成机械般冰冷无情的地方；舞台灯光呈女巫三角帽形状，舞美细节和群演服装呼应艾芙芭的肤色，整个舞台呈现浓淡层叠的绿色，隐喻“坏女巫”带来希望和生机。“齿轮”和“绿色”是这部演了超过20年的音乐剧最具辨识度的元素，这个舞台既是发达冰冷的大都会，又是博斯画笔下的怪诞《人间乐园》。

电影《魔法坏女巫》在熟悉的、雷霆般的《没人同情坏女巫》大合唱中开场，然而影像带来的冲击是直观的：这不是音乐剧观众了解的舞台剧了。随着“好女巫”格琳达的旁白讲出“坏女巫融化在一桶水里”，镜头离开阴森城堡，全景是奥兹国的彩虹田园，多萝西和伙伴们的背影惊鸿一瞥地出现在画面边缘。《魔法坏女巫》开始在《绿野仙踪》开始的地方，是小说写到的多萝西从梦中醒来所见奇异景象：在无比美丽的土地上，盛开五颜六色的鲜花，绚丽的飞鸟在树丛里翻飞，人们戴着带铃铛的帽子唱歌跳舞。“坏女巫”的这抹绿色，被投入到杂色的调色盘里：格琳达是粉色的，翡翠城是浓绿的，金色的道路穿过七彩花田。电影《魔法坏女巫》不是把音乐剧再现到银幕上，而是用音乐剧的载歌载舞方式，再次唤醒《绿野仙踪》的世界，让1939年的银幕童话穿越时空复苏在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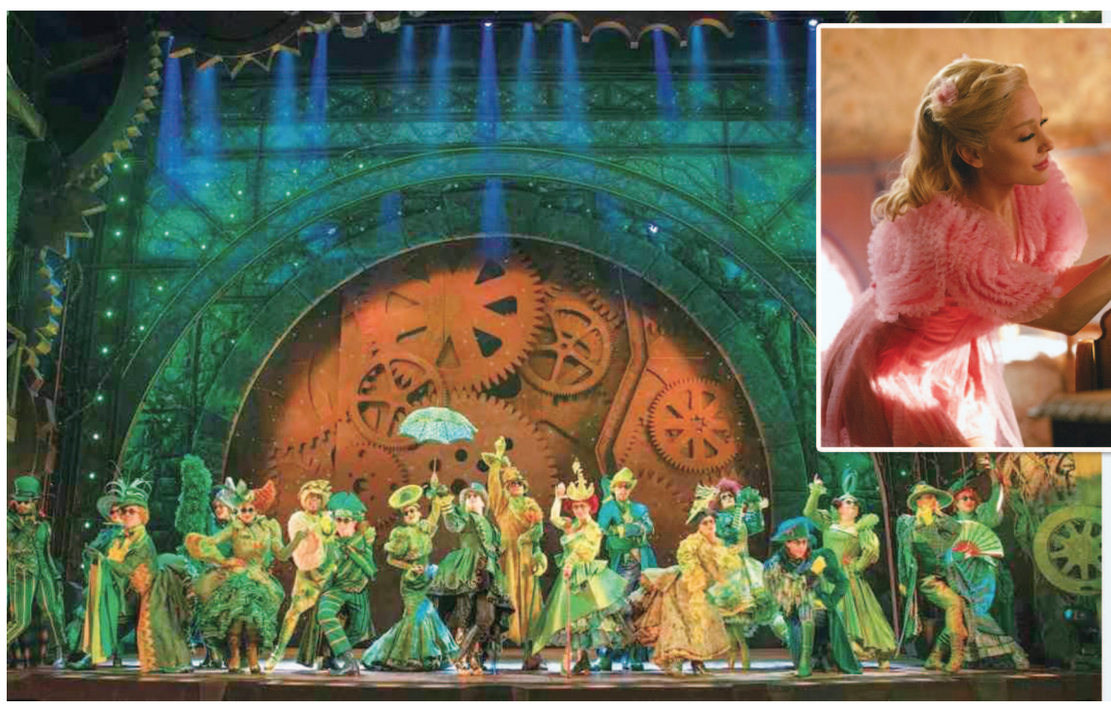
唤起好莱坞大电影的乡愁

《绿野仙踪》在1939年上映时，票房为300万美元，同一年《乱世佳人》的票房是3.9亿美元。《绿野仙踪》的首轮放映以米高梅公司损失110万美元收场，它没有在第一时间被美国观众接受，却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美国电影的风貌——用简单的情节串联丰富的视听奇观，从1940年代起，这成了刻入好莱坞大制作的DNA。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和斯派克·李这些影响了美国电影方向的导演，都是《绿野仙踪》的影迷，美国电影界的怪才约翰·沃特斯说：“成为西方坏女巫是任何一个不愿做乖仔的野孩子的梦。”

《魔法坏女巫》是“野孩子”渴望的《绿野仙踪》，导演朱浩伟非常敏感地把这则童话新编塑造成一场梦的戏剧。音乐剧和电影的“女巫飞天”的场景同是高潮段落。在剧院里，舞台空间和特技是有限的，演员不可能原地起飞，但是假定性的表演结合激昂的演唱，让观众短暂地获得精神层面的超越感。电影展开了实在的世界，塔楼是具体的，乌云密布的天空也是具体的，特效画面制造了字面意义的“一飞冲天”的不可能的场面。变换的镜头带来了多样化的景别，观众既从全知的视角俯瞰艾芙芭的蜕变，又进入女孩的主观视角，沉浸式地体会“反抗重力”。女主角辛西娅·埃利沃的表演让这个段落看起来是奇迹显灵的时刻，就像沃特斯形容的，这是惊恐交织着渴望的“野孩子的梦”。清醒地体会一场不可能的梦，这是电影施展的特权。

导演强调，这部电影的时间太长，因为他不能舍弃原剧任何一段歌舞。电影从舞台转向奥兹国实景时，原先的唱段成为规模更庞大的奇观。剧中的男主角费耶洛唱《轻舞人生》，是发生在图书馆里的校园日常。转校生费耶洛性格奔放，点燃了死气沉沉的校园，电影放大了音乐唤起的主观感受，“大闹图书馆”成为一场肆意的校园马戏。导演和布景师设计了三个摞满图书的巨大滚筒，他们称之为“风火轮”，扮演费耶洛的乔·贝利和群舞演员们在三个滚筒之间奔跑、舞蹈、歌唱，这个段落把来自剧场的素材改造成吸引力电影独有的视觉奇观。同样，导演利用镜头带来的景别差异，突出格琳达的主观视角，有意识地渲染费耶洛这段炫目的舞蹈是“格琳达看到的他”，这是女孩浪漫的想象，也是来自女性的凝视。

朱浩伟导演的兴趣在于“更大的声量，更大的场面，更大的奇观”，这让影片显得膨大臃肿，但不至于难看，热闹的歌舞、糖果般的色彩、帅气的王子和玫瑰色的幻想总是赏心悦目的。留恋旧好莱坞的影迷也许比剧迷更能接受这部电影，因为看它如同看《绿野仙踪》“还魂”，它并非给百老汇作品《魔法坏女巫》在过去21年的成就庆功，而是唤起好莱坞大电影的乡愁——用天真的叙事给观众造一场绚烂的白日梦，如今能带来梦幻感的电影实在是不多了。



电影《魔法坏女巫》是成功的，它创造了音乐剧改编电影的最高首周末票房。
▲电影剧照。
◀音乐剧演出照。

制图：李洁

中华艺术品年价格增长率跑赢全球印象派及当代艺术品指数

本报讯（记者**范昕**）过去25年间，中华艺术品出现不俗的9.3%年价格增长率，不仅大幅跑赢全球印象派价格指数（2.8%）及当代艺术品价格指数（5.0%），同时曾长期跑赢标普500指数及黄金这两大备受全球投资者青睐的资产。

近日MM全球印象派价格指数、全球当代艺术品价格指数报告以及中华艺术品2024年度指数报告在沪发布。数据显示，尽管经历从2020-2024四年的深度调整期，中华艺术品市场目前仍然处于盘整阶段，但下跌趋势已有所减缓。据悉，MM全球印象派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苏富比、佳士得和菲利普斯三大拍卖行在上海、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米兰、迪拜、阿姆斯特丹、科隆等九地的拍卖记录，其样本取自1873至2024年全球共1793位艺术家在三大拍卖行有重复上拍的作品，作品数量为36642幅，平均成交率为77.8%。MM全球当代艺术品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苏富比、佳士得和菲利普斯三大拍卖行在上海、北京、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米兰、迪拜、阿姆斯特丹、科隆、洛杉矶、悉尼、罗马、墨尔本、多哈、苏黎世等16地的拍卖记录，其样本取自1913至2024年全球3389位艺术家在三大拍卖行有重复上拍的作品，作品数量为29850幅，平均成交率为80.0%。全球当代艺术品指数涵盖部分中华当代艺术家的成交记录。

中华艺术品指数数据来源于苏富比、佳士得和菲利普斯三大拍卖行在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巴黎、伦敦及纽约等七地的拍卖记录。其样本取自1988至2024年大中华地区及旅居海外华人共400多位艺术家在三大拍卖行有重复上拍的作品，平均成交率为85%。在2000-2024年间，中华艺术品大幅跑赢全球印象派及当代艺术品指数，于202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后进入调整期。

据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介绍，中华艺术品在过去25年间不俗的年价格增长率以及与标普500指数、黄金这两大资产的收益比较，均表明中华艺术品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作为实物资产，它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今天，具有一定的抗通胀性。而且，名家名作还有不错的流动性和市场热度。